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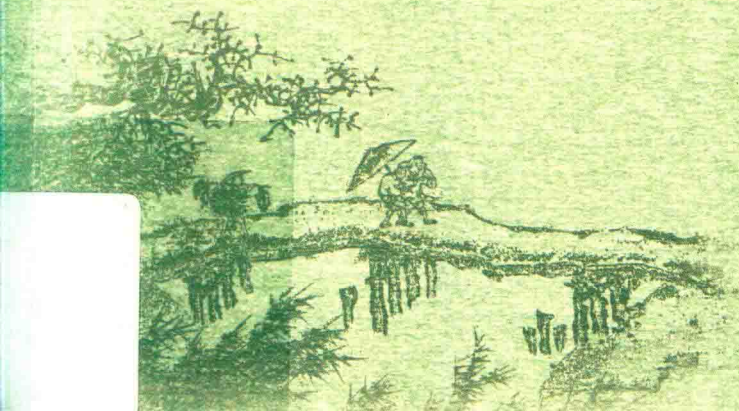
田东江 著

# 時事如訴

報人讀史札記七集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匆匆时事如许

——报人读史札记七集

田东江 著



中山大學出版社  
SUN YAT-SEN UNIVERSITY PRESS

· 广州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匆匆时事如许：报人读史札记七集/田东江著.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8.7

ISBN 978 - 7 - 306 - 06402 - 8

I. ①匆… II. ①田… III. ①中国历史—古代史—文集  
IV. ①K22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6173 号

---

出 版 人：王天琪

责任编辑：裴大泉

封面设计：林绵华

责任校对：佟 新 赵 婷

责任技编：黄少伟

出版发行：中山大学出版社

电 话：编辑部 020-84111996, 84113349, 84111997, 84110779

发行部 020-84111998, 84111981, 84111160

地 址：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

邮 编：510275

传 真：020-84036565

网 址：<http://www.zsup.com.cn> E-mail: [zdcbs@mail.sysu.edu.cn](mailto:zdcbs@mail.sysu.edu.cn)

印 刷 者：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880mm × 1240mm 1/32 12.5 印张 292 千字

版次印次：2018 年 7 月第 1 版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

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 序：作为公共史学的写作

吴重庆

东江是我少见的勤读书勤写作的朋辈，他阅读范围之广，是我望尘莫及的。他早年在中山大学读的是人类学，从本科到硕士，连读七年。田野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对“他者”与多元文化的研究体认，这些都是人类学的必修课。他毕业后从事编辑工作，阅读兴趣集中在历史方面。也许与他人类学科班训练有关，他尤其关注历史中的日常世界。对他来说，历史远不只是官方编修的正史、不只是王朝更迭、不只是民族国家的宏大叙事，历史的主体还包括文人雅士、凡夫俗子、引车卖浆者流，历史生动的身影更多地闪现于志怪、传奇、杂录、琐闻、传记、随笔、诗文、信札之中，而这，也构成了东江读史的范围。

东江是个读书人，也是个作家。用手不释卷、笔耕不辍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读书与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尤其值得赞誉的是，在他那里，读书与写作是合二为一的，读书激发写作，写作推动读书，二者相辅相成。他读史，也写史。他把自己的这一类写作命名为“报人读史札记”。

报人读史写史的特别之处在哪？翻阅这一册《匆匆时事如许》，发现其选题多为从媒体报道的新闻切入，这些新闻并非惊天动地、步步进逼的焦点事件，而是当下市井间的一些寻常事物。正因此，东江方可不为舆论绑架，得以从容说事、观景、品物、拾趣，挥洒其烂熟于心、成竹在胸的史料、史识、史观。

东江以寻常时事作为引子，娓娓道来时事的今生前世，自然而然地给读者大众开启了历史的维度，将当下日常生活中历史纵向延续的一面展示了出来。东江将其报人读史札记的四、五、六集分别命名为《无雨无风春亦归》《了无痕》《天淡云闲》，书名流露的正是此番况味。

在东江笔下，时事并非什么新鲜事，时事毋宁是历史与传统文化的余绪。表面上时事转瞬即逝，而事实上是没入历史长河，甚至沉淀于历史河床。所以，时事固然匆匆，但也未必就见得短促。在此，与其说是时事激活了历史，让历史如此年轻（东江报人读史札记二集《历史如此年轻》），不如说历史也激活了时事，让昙花一现的时事获得了一个历史的坐标，可谓青山依旧在（东江报人读史札记三集《青山依旧》）。这是我对东江此类写作以及《匆匆时事如许》这一书名的解读。

时事如潮，涨涨退退，像日出日落，用不着一惊一乍，争先恐后大加炒作。有史家在，太阳底下就更是没有什么新鲜事了。

东江的报人读史札记也许容易让一些人想到借古讽今的杂文，其实二者之间大不相同。前者是以时事为引子，从容说史；后者往往略略引用一两条史料之后，落力抨击时弊，并且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早年在中山大学读书时，也号称是写杂文的，并承蒙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杂文界前辈老烈先生举荐，得以以学生身份加入广东省作协杂文组。时过境迁，上个世纪90年代起，自己即与杂文渐行渐远。究其原因，应该是个人心态起变，逐渐欣赏不了杂文字里行间的猛烈之风甚或偏狭之气。

那么，东江的“报人读史札记”又该如何归类？我认为其与方兴未艾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最为契合。“公共史学”肇始于1970年代的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Barbara）历史系，美国史学界于1978年创办了专业期刊《公共历史学家》（*The Public Historian*），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亦于1980年成立。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创始人之一的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在1978年《公共历史学家》创刊号上首创“public history”（公共史学）概念，并对

其作如下阐释：公共史学是指历史学家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并在“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总之，公共史学不是人们印象中“躲进小楼成一统”的传统史学，而是“公共领域中的史学”（history in public）。东江的“报人读史札记”从时事新闻入手，引出相关的历史世相，加深公众对时事的历史纵向理解，让公众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穿越时空，激活公众的历史意识与传统文化意识，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有效的、在当代中国社会尤为短缺的公共史学写作。

展读东江的“报人读史札记”系列，每每惊叹于其潇洒自如进出往返于历史宝库，得心应手调动运用史料的高超能力。有经验的读者应能明白，东江信手拈来的史料，绝非靠关键词就可以“百度”或“谷歌”到的。也许有人会以为这大概是作者超一流的记忆能力所致，而事实上，作者平日里在大量的反复阅读与笔记积累过程中所下的苦功并不为人所知。正好东江在这册集子里有一则写到“记忆力”，他说：“不少人刻意强化钱锺书先生‘照相机般的记忆’，杨绛先生便撰文指出，他本人并不以为自己有那么‘神’。他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所以他读的书虽然很多，也不易遗忘。钱先生的笔记手稿，商务印书馆 2011 年将中文部分影印成了 20 册，2015 年将外文笔记影印成了 48 册，洋洋大观。因此，我们看待大师，不要一味盯着他们先天禀赋的一面，更要看到他们后天刻苦治学的一面。”这番话，大可视为东江的夫子自道。据我了解，东江平时还是习惯于使用传统的活页资料卡片，手写，分类，上架，方便随时检索。他的历史宝库里的库存，总是条分缕析、秩序井然。倘若是一团老麻，纵使学富五车，也不可能会有如此高产高质的“报人读史札记”系列问世。我与东江交往多年，深知他是一个做事情极有计划性的人，但又不失生机活泼。在他那里，时间有把控，行事有节奏，目标明确，兴趣盎然，这成就了他为人文为文的从容有度。

东江平时还以“潮白”为笔名撰写新闻时评（不同于“报人读史札记”的另外一个系列），“潮白”得名于他家乡的京郊潮白河。2013年孟秋时节，我和友人驱车在京津塘高速上，猛然间，秋日秋风下，一条宽阔明晃的大河奔流而来，我不由得打开“百度地图”定位，居然这就是潮白河。我兴奋地跟东江拨通电话，现场报告了我对潮白河的感受，健美有力，果真是一条北方的河！

2018年5月29日于康乐园

## 目 录

序：作为公共史学的写作（吴重庆） I

|          |    |
|----------|----|
| 翻译       | 1  |
| 五言诗      | 5  |
| 腊八粥      | 9  |
| 广州雪      | 13 |
| 回南天      | 17 |
| 除夕之“卖”   | 20 |
| 猴        | 23 |
| 马骝·马留、马流 | 27 |
| 走百病      | 31 |
| 庙会       | 34 |
| 海昏侯      | 37 |
| 化妆       | 41 |
| 工匠精神     | 45 |
| 细腰       | 49 |
| 连环画      | 52 |
| 虐食者      | 56 |
| 目有疾      | 60 |
| “愤青”外交   | 63 |
| 结社       | 67 |
| 同性恋      | 71 |
| 斗笠       | 75 |



|        |     |
|--------|-----|
| 名家就好   | 79  |
| 小满     | 83  |
| 龙舟     | 86  |
| 画家     | 90  |
| 向日葵    | 94  |
| 狗屠     | 97  |
| 打屁股    | 101 |
| 磕头     | 104 |
| 蝉      | 108 |
| 竹子     | 111 |
| 小大暑    | 115 |
| 书札     | 118 |
| 立秋     | 121 |
| 夕阳     | 124 |
| 中元节    | 127 |
| 汤显祖    | 131 |
| 《牡丹亭》  | 134 |
| 猕猴桃·苕楚 | 137 |
| 罗浮山    | 140 |
| 教授     | 143 |
| 炒栗子    | 146 |
| 乌鸦     | 150 |
| 温泉     | 154 |
| 柿      | 158 |
| 胡雪岩旧居  | 161 |
| 钱王     | 165 |
| 桂花     | 168 |
| 蓝      | 171 |
| 小大雪    | 175 |
| 鸕雏     | 179 |
| 木瓜     | 182 |
| 小目标    | 185 |
| 吃瓜     | 189 |

|             |     |
|-------------|-----|
| 饕餮          | 193 |
| 校对·校讎       | 197 |
| 音乐会         | 200 |
| 读白字         | 203 |
| 针灸          | 206 |
| 铠甲          | 210 |
| 小大寒         | 213 |
| 修文·龙场       | 217 |
| 知行合一        | 221 |
| 致良知         | 224 |
| 诗词大会        | 227 |
| 记忆力         | 230 |
| 惊蛰          | 233 |
| 颐和园         | 236 |
| 会馆          | 240 |
| 春分          | 243 |
| 朗读          | 246 |
| 少年          | 249 |
| 宣德炉         | 252 |
| 石敢当         | 255 |
| 遗民          | 258 |
| 武艺          | 262 |
| 立夏          | 265 |
| 蚝           | 269 |
| 铁马          | 273 |
| 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 | 276 |
| 野游          | 279 |
| 赌博          | 282 |
| 石榴          | 285 |
| 夏至          | 288 |
| 江湖          | 292 |
| 香港          | 296 |
| 香港（续）       | 300 |

|        |     |
|--------|-----|
| 虎门     | 304 |
| 沙面     | 308 |
| 美术     | 312 |
| 琥珀     | 316 |
| 粥      | 320 |
| 马戏     | 324 |
| 猫头鹰    | 328 |
| 潮白河    | 331 |
| 龙脉     | 335 |
| 广寒宫    | 339 |
| 寒露     | 342 |
| 兔儿爷·玉兔 | 346 |
| 霜降     | 349 |
| 道路洒水   | 353 |
| 市井之声   | 356 |
| 素食     | 359 |
| 甘蔗     | 363 |
| 换头术    | 367 |
| 魔芋·蒟蒻  | 371 |
| 傩戏     | 374 |
| 狗尾草    | 377 |
| 驿道     | 380 |
| 舞蹈     | 384 |
| 后记     | 387 |

12月28日上午,浙江文艺出版社发出微博宣布:从即日起在全国各大书店及网络平台下架引起极大争议的由冯唐翻译的泰戈尔《飞鸟集》。引起了什么争议呢?综合所见报道的说法,主要在于:对比郑振铎、冰心的译本,许多人认为冯唐的译句粗俗,不仅歪曲褻渎了泰戈尔,也暴露了其本人以及时代文化的恶趣味。从例句“世界解开裤裆”“大地变得很骚”一类来看,的确如此。

翻译,是把一种语言文字转换为另一种语言文字。《礼记·王制》已云:“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孔颖达疏曰:“通传北方语官谓之曰译者,译,陈也,谓陈说外内之言。”贾公彦疏《周易》说得更明确:“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说文解字》则释“囙”为“译”。为什么“从‘口’,‘化’声”?因为“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囙’”。钱锺书先生说,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也就是说,前人对翻译的定义,骨子里流露出的是居高临下的姿态。

通过翻译,不同的语言之间得以相互沟通,尤其是与异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汉书·董贤传》载,22岁的董贤已成哀帝宠

臣，百官要“因贤奏事”，必须通过他。匈奴单于来朝，发现了这一点。“怪贤年少，以问译”，怎么这么年轻就当这么大的官？“上令译报”回答。颜师古注“译”曰：“传语之人也。”表明上述对话一来一往，都是通过翻译。《汉书·平帝纪》载：“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重译，即辗转翻译。颜师古又说话了：“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殊隔，故累译而后乃通。”

异民族建立的政权更需要翻译。比如元朝官方通用汉文、蒙古文和回回文三种文字；清朝通用汉满两种文字，今天我们游览故宫，牌匾上还能见到。《魏书·吕洛拔传》载，代人吕洛拔的大儿子文祖，“以旧语译注《皇诰》，辞义通辩，超授阳平太守”。《皇诰》是什么？《魏书·文明皇后冯氏传》云：“太后以高祖富于春秋，乃作《劝戒歌》三百余章，又作《皇诰》十八篇。”高祖，即推动北魏改革的孝文帝拓跋宏（元宏）。有学者指出，《皇诰》是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旧语”即鲜卑语，以旧语译注《皇诰》，系用汉字记录相应的鲜卑语音。吕文祖因为翻译得好，得到了元宏的父皇——献文帝拓跋弘的破格提拔。王恽《中堂事记》记忽必烈继位之后的中央行政架构，其中有“通译使四人”和“回回译史一人”，前四人分别是阿里和之、道奴大哥、王合刺、王炳，回回译史叫麦术丁。麦术丁“其所译簿籍，搗治方厚尺纸为（业）[叶]，以木笔挑书普速蛮字，该写众事。纸四隅，用缕穿系，读则脱而下之”。《中堂事记》又云，忽必烈曾“呼金齿蛮使人问其来庭之意及国俗、地理等”，也是“言语侏离，重译而后通”。

今天的翻译在旧时被称为译人。《宋史·张方平传》载，张方平徙益州，“未至，或扇言侬智高在南诏，将入寇，摄守亟调兵筑城，日夜不得息，民大惊扰”。方平认为这一定是有人在散布恐

慌,“适上元张灯,城门三夕不闭,得邛部川译人始造此语者,泉首境上,而流其余党,蜀人遂安”,果然是土人的一个翻译在造谣传谣。有趣的是,宋朝不仅有“译语官”,而且有“润文官”。《云麓漫钞》云:“本朝有译经院,凡得西域书,令晓蕃语、通文义人充译语官,译从华言讫,僧鉴义等删定译经润文,便与之润色。”译经院,翻译佛经的场所。宋敏求《春明退朝录》云:“太平兴国中,始置译经院于太平兴国寺,延梵学僧翻译新经。”润文官也列举了好多位。梅尧臣《题译经院同文轩》诗,描述了译人工作的情形:“有书无异文,有车无异轨。贝多得旁行,白马来万里。清轩延高僧,一岁译几纸。译罢坐焚香,庭章洒寒水。”此前,如唐朝的玄奘取经归来之后,我们知道他是在长安大慈恩寺(今之大雁塔)里译经。

钱锺书先生有篇《林纾的翻译》,读之令人莞尔。林纾大约算是合“译语官”与“润文官”为一体的奇特人物。钱先生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能不因语文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译本对原作应该忠实得以至于读起来不象译本”,但是,“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他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从一种文字出发,积寸累尺地度越那许多距离,安稳到达另一种文字里,这是很艰辛的历程。一路上颠顿风尘,遭遇风险,不免有所遗失或受些损伤”,而“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效力”。因此,有一类翻译“不是居间,而是离间,摧灭了读者进一步和原作直接联系的可能性,扫尽读者的兴趣,同时也破坏原作的名誉”。

钱先生的先见之明令人拍案叫绝,冯唐翻译的《飞鸟集》不是正被戳中要害吗?

2016 年 1 月 6 日

又到了全国各地的“两会”时间。去年年初有则关于山西运城盐湖区的相关报道,说2014年他们的人大常委会报告采用了“五言诗”形式,“首开文风创新的先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2015年他们又再接再厉或如法炮制,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仍然沿用此种形式。相关报道对此用了这样一些溢美之词:“洋洋洒洒6000言,文风清新,诗韵依然,听起来耳目一新,读起来琅琅上口。”

五言诗,就是由五字句所构成的诗体,那是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诗品·序》云:“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盐湖方面的人大工作报告为什么要选用这种形式,也许看中的正是这种说法吧。于是他们摒弃“现在,我受××人大常委会委托,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的惯常表述不用,来了个另辟蹊径,以“时移人未换,尽责又一年。报告心里话,工作开新篇”取而代之。

有一种说法是:五言诗起于汉代。韩愈《荐士》诗云:“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韩愈所荐的士是孟郊,苏李即西汉的苏武、李陵,托名二人赠答的五言古诗,被称为“苏李体”。在曹丕眼里,他们那时候五言诗写得最好的是“建



安七子”之一的刘桢，在《与吴质书》中这样评价：“公干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不过，汉代说也早就被提出了质疑，南北朝的刘勰就是其中之一，质疑的理由是汉成帝诏命刘向校录歌诗三百余篇，“朝章国采，亦云周备；而辞人遗翰，莫见五言”。他接着指出，以四言为主的《诗经》中，已有五言的句子，如“《召南·行露》（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女无家，何以速我狱？），始肇半章；孺子《沧浪》（《孟子·离娄上》‘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亦有全曲”。在刘勰看来，五言诗的产生，历史要比汉悠久得多。

不理它的起源吧。五言诗由五个字构成，不错，这是最起码的外在形式，但是并非五个字排在一起，就可以称之为“五言诗”。细分的话，有五言古诗、五言绝句、五言律诗、五言排律等等，对五个排在一起的文字，分别有平仄、声韵等的不同要求。

五言古诗，每篇字数不拘，用韵既可以隔句押也可以句句押，既可以押平声韵也可以押仄声韵，既可以一韵到底也可以换韵，不用讲究对仗、平仄等格律。《昭明文选》收录的《古诗十九首》，是文人五言诗初步成熟的标志，《文心雕龙》称之为“五言之冠冕”。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孔雀东南飞》等。

五言绝句、五言律诗就不同了。前者每首四句，二、四句押韵，可平可仄；后者每首八句，双句押韵，通常平韵，平仄要求严格，中间两联必须对仗。经典的五绝、五律数不胜数，前者如孟浩然《春晓》、王之涣《登鹳雀楼》、柳宗元《江雪》，后者如杜甫《春夜喜雨》、张九龄《望月怀远》、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等等。清朝诗人施补华说：“五绝只二十字，最难为工。”毛泽东在《写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习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